

周德香 著

QIREN SANNAINAI



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济南出版社

奇人三奶奶

女人性柔，柔能克刚；女人似水，水滴石穿。水性低处流，汇成浩瀚的大海，承载着万吨巨轮，从不疲惫。这，就是女人。



周德香 著

QIREN SANNAINAI

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济南出版社

奇人三奶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奇人三奶奶/周德香著. —济南:济南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 - 7 - 5488 - 3239 - 3

I. ①奇…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49325 号

责任编辑 刘德义

装帧设计 侯文英

插图 徐基中 徐翰墨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二环南路 1 号(250002)

编辑热线 0531 - 67818499

印刷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

版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 mm × 240 mm 16 开

印张 25.25

字数 349 千

印数 1—1500 册

定价 75.00 元

(济南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531 - 86131716)

内容提要

《奇人三奶奶》，讲述了民国时期一位奇女子的传奇故事。

三奶奶，原名金兰指，出生在清末民初一个没落王府贵族之家，是一位“生不逢时”的王府格格。其家族虽已没落，但王府之家的底蕴积淀，还是赋予了金兰指一身的贵族气质。

王府之中，并没有那么明显的中国自古就有的男尊女卑，也不太讲究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金兰指自幼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像男孩子一样读私塾、晓时事。读私塾时，金兰指认识了她的学长——东方胜。两人很快就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一起坠入爱河。民国初年，在当时“知识救国”思想的影响下，东方胜远渡东洋，到日本留学，学习现代医学，试图以先进的科学知识为当时羸弱、落后的中国探寻出一条振兴之路，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其实，东方胜是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他从日本回国后，就立即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中，他利用所学的现代医学知识为他所追寻的理想贡献着力量。金兰指并不太清楚东方胜所做的事，她虽隐约地知道些什么，却不太懂。她只是深深爱着并信任着自己的恋人，从心里有点近乎“偏执”地支持着自己的爱人所从事的事业。东方胜在抢救伤员时，很多时候是要隐秘进行的，因为缺少助手，金兰指也陪着东方胜执行过几次特殊的任务。新中国成立以后，金兰指和东方胜两人当时一起抢救的一位党的重要领导人，一直在积极地寻找他们，好报答他们当年的救命之恩……东方胜在一次外出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前，交给金兰指一个箱子，嘱咐她一定要保管好。因为东方胜知道这次任务的特殊性和危险性，所以临行前嘱咐了很多。东方胜走了，就没有再回来……东方胜牺牲了。

东方胜的牺牲，让金兰指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她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和外界接触，没有了往日的活泼，整日孤言寡语、神不守舍的，更谈不上有一点点王府格格的高贵气质了。她的状态，急坏了她的两个姐姐……说也凑巧，到王府唱戏的戏班里恰好有一个演员和东方胜无论从长相还是气质上都极为相似……在两个姐姐的帮助下，金兰指和这个演员见了面。或许是上天的刻意安排，亦或许是上天可怜有情人，虽然金兰指在见到这个人时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不是东方胜，但她心里却莫名地感觉到这是东方胜回来找她了……缘分有时候确实很难解释。这个人就是按辈分而论的三爷爷——周三祥，金兰指后来嫁给了他，也就被叫作了“三奶奶”。

三奶奶随着三爷爷回了农村的老家，一个叫周家营子的村子。三奶奶王府格格的气质和大城市人的装扮，她从大城市带来的东西以及言行举止种种，带给了村里的人们太多的新奇和惊讶。三奶奶的见识和各类的丰富学识，包括三奶奶从东方胜那里学到的肤浅却实用的医学知识，让朴实的乡亲们在不解的同时又充满了敬佩。三奶奶的热心肠和她所做的好多事，让村里的人从心里称奇。慢慢地，大家都称三奶奶为“奇人”了。这称呼起初是有点因为三奶奶是格格的原因，但时间久了，大家就只记得三奶奶的让人称奇之处了……

后来，日本鬼子来了，三奶奶的传奇故事远远没有结束……

题 记

女人性柔，
柔能克刚；
女人似水，
水滴石穿。
水往低处流，
汇成浩瀚的大海，
承载着万吨巨轮，
从不说累，
这，就是女人。

本来是写三奶奶，可得先交代一下三爷爷，没有三爷爷哪来的三奶奶呀。

三爷爷周三祥，出生在鲁北一个叫周家营子的村子里，乳名祥子，独子，说他行三是和堂兄们排的。三爷爷的父亲周友旺，母亲张氏，都是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只因自家地少，周友旺常年在外打短工贴补家用。

三爷爷从小机灵聪慧，长得也好，很讨人喜爱，根本不像穷人家的孩子。用周友旺的话说：“俺祥子会长，穷人生了个富相，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财主家的公子呢。”

十二岁那年，村里来了个叫“立春”的说书艺人，一眼就看上了他，说他是块说书的好料。主要还是三爷爷他喜欢这行，不顾家人的反对，硬是拜立春为师，学弹弦说书去了。

十六岁那年，他亲娘舅张经纪送来一个眉清目秀的小女孩，留在他家养着，女孩十二岁，说养大后就许给他，这比花钱找媳妇合算多了。这个小女孩就是三爷爷早年的童养媳——寒子。

过了三年，张经纪就劝三爷爷的父亲周友旺给三爷爷和寒子圆房，他说：“祥子干的这行是和尚不种地——指着嘴吃饭，串百家村进千家门。你看他出息得一年比一年体面，若被哪个家大业大有女没儿的看上，招去做个上门女婿，你和俺姐可就白瞪眼了。人越大越不听话，圆了房好了却这块心病。”

三爷爷当然不答应，一赌气走了，是跟着一个戏班子走的，去了天津卫。

又过了两年，周友旺只好把寒子当闺女嫁给了三爷爷儿时的好伙伴冯根子。

让寒子嫁冯根子是三爷爷在书信上说的，他说：寒子是他亲妹妹，冯根子是他亲兄弟，这样安排他放心。

一

又过了两年，三爷爷就带着现在的这个三奶奶从天津卫回来了。

这是个风和日丽、春暖花开的日子。

三奶奶名叫兰指，满族，那时候的农村知识太贫乏，很少有人知道满族是个少数民族。因为她是大脚板，刚来时又穿旗袍，遭到了很多非议。年轻的女人们嘴里不说，心里却羡慕得发痒：看人家走路多方便，没受过缠脚的痛苦。老人们则撇着嘴说：“别看是从大坞地方来的，可不一定是良家妇女，就凭那见了陌生男人连头也不低一下的样子，也不是正来头。”

有些事三爷爷本不想说，可他又得维护妻子的尊严，被逼无奈，只得向大家解释：三奶奶是良家妇女，她不缠脚因为她是“旗人”。

旗人！人们真不懂“旗人”是咋回事，联想到三奶奶身上的与众不同，就把她叫成了“奇人”，三奶奶以后的所作所为也真成了一位“奇人”。

三爷爷带着三奶奶进村时，就像在这个不大不小的村里扔了颗炸弹，“轰”的一下就把那五百多口人给抬出来了。

古语说得好，家家有规，国有国法。那么，每个村也都有自己的习惯，这就是那句“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要不为啥女孩子出嫁时，

母亲都嘱咐要入乡随俗呢？

周家营子这个村的习惯就是藏不住事。婚丧嫁娶大事不算，就说一般的婆媳红脸、妯娌拌嘴、兄弟抬杠、孩子吵架等，甚至小到狗尿墙根、鸡蹬房檐，东家摔个碗、西家打个盆，南家羊发情、北家猫叫春，除去两口子在屋里睡觉，是很少有秘密的。

因为那时候农村的宅子小，是墙挨墙、户靠户，胡同窄得横不过扁担。尤其是周家营子的人爱大声讲话，时兴比嗓门，你大我也大，你高他更高，好像男人的嗓门是代表一个户的威严和气势。老人们教导孩子就说：连点嗓门也没有你倚啥服人？

宅子小，嗓门大，站在自家院里说话四邻家都能听见。一传十，十传百，转瞬间全村就都知道了，何况三爷爷领了个外路人来，这可是大事呀。

不知三爷爷从哪里雇的轿车，反正三奶奶是坐轿车来的。红鬃马拉着蓝棚子轿车，刚停在三爷爷家的院门前，看热闹的人群就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过来。跑得快的在前头，跑得慢的在后头，拄拐棍的、扶墙根的，那人是络绎不绝。只有几个躺在炕上不能动的老人没来，不能动是身体有病，可他的脑子还是关心着村里的事，从小养成的习惯嘛，对着往外跑的家人大声说：“仔细看看，回来好向我学说呀。”

幸亏三爷爷的家靠大街，若是在胡同里可就糟了，那会连邻居的房顶上也就站满了人。

干啥有啥的规矩，当轿车停稳后，车夫随手从车后板上拿过一个油漆木凳，放在车门左侧的地上，用手试试不摇不动，才站直身子双手抱拳对车内说：“先生请下车。”

是三爷爷撩开车门帘先探出身子，他左脚踩在油漆凳上，右手撩起长衫前襟一旋，右脚顺势跨过小凳稳稳地站在地上，他这一潇洒稔熟的动作，使围观的人无不惊讶赞叹，这就看出三爷爷是个常坐轿车的主。

前边的人看得清楚，三爷爷穿了双做工考究的圆口黑布鞋，着灰色洋

袜子；后边的人只看见礼帽长衫。他面含微笑向周围的人点了下头，没说话，就伸着双手去扶从车里探出身子的三奶奶。三奶奶是抓着三爷爷的肩膀从车上下来的，她是双脚踏在小凳上，没想到那双大脚却把周围的人吓了一跳，大家从没见过这么大脚板的女人，不光脚惊人，那双绣花鞋也很吸引人啊，是蓝缎子鞋面，绣了满鞋帮的凤凰戏牡丹。

有人看见三爷爷还抱了下三奶奶，那时的农村还很封建，两口子在自己房里咋撒野都行，出了房门那可就不像两口子了，有的当着别人的面说句话都脸红，那是真正的夫妻之间当众授受不亲、形同陌人，谁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抱媳妇！就是男的想抱，女的也不答应：丢死人了，你还让俺活不。想抱，得是关上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你看人家三奶奶，两手抓着三爷爷的肩膀，三爷爷则两手掐着她的腋下，那脸都快碰到一块了，可人家三奶奶一点也不害臊，笑眯眯地让三爷爷把她从车上接下来。有几个大闺女小媳妇看得脸都红了，有的低头有的扭头，她们在替三奶奶害羞呢。

这时候女人们开始交头接耳地评头论足议论纷纷。

有人说：“模样挺水灵，身段也苗条，只是脚太大了。”

有人接茬：“模样俊也遮不了脚大的丑。”

还有人说：“她穿的衣服没做好，断线了，若不旗袍开叉咋开得这么高呀？”

“哎呀！你看，连膝盖骨都露出来了。”

“准不是好人家的女子。”

.....

三奶奶下车后，车夫又从车上提下几个大箱子，那不是村里人们用的木箱子，是柳条箱和皮箱。

三爷爷家的屋子小，这么多看热闹的人屋里当然盛不下，多数都站在院子里。三爷爷悄悄对三奶奶说：“你看，这么多乡亲来看你，比看新媳妇下轿的人还多呢。”

三奶奶听后却笑了，她大声向周围的人说：“我就是新媳妇嘛，你们

原来看的新媳妇都是蒙着红盖头的乡下小脚女人，我可是城里来的没遮没盖的大脚媳妇呀，对吧？”这是三奶奶进村后说的第一句话，一下就把看热闹的人逗乐了。

原来还有点紧张的气氛一下放松了，那些闲不住嘴的女人又在窃窃私语。

“哎呀！脸真大，刚下车就敢说话呀。

“城里的女人咋不知道害臊呢。

“城里人嘛，见的大场面多了，哪在乎这个。别看她穿得那么俏，好像没架子。”

三奶奶说的第二句话是进院后，她看着三爷爷笑咪咪地说：“祥子，你家还有三间房啊，不算太穷。”

大家又笑了。

人群里又有人说：“她咋敢叫自己男人的小名呢？还是当着这么多人，胆儿够大的。”

三奶奶走到屋门口又转过身来，对跟着拥进院的人群说：“以后我就是这里的人了，谢谢大家来看我。”这第三句话却让那些看热闹的人一时无语，不知所措。

那时候的人真笨，连拍拍巴掌都不知道，只有黑顺子喊了一声：“好！”大家好像回过神来，有的看黑顺子，有的随着喊“好”，还有的说“是”。

这时候三爷爷拉着三奶奶进屋了，得先拜见爹娘啊。

周友旺和妻子张氏本来是坐在靠北墙的椅子上的，听到门口新媳妇说话早已沉不住气，站起身来伸直脖子往外看。这时三爷爷已拉着三奶奶的手站在他们面前。见着分别四年多的父母，三爷爷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叫了声爹娘，已泣不成声。

三奶奶也深鞠一躬说：“公爹、婆母好。”

周友旺弯腰拉着儿子说：“起来吧，回来就好。”

张氏一边用袄袖子抹着脸上的泪水，一边说：“大喜的日子哭啥呢？”

三奶奶拉了把三爷爷说：“快起来给大家拿烟，拿糖。”

三爷爷很听三奶奶的话，赶紧站起来，随手掸了下长衫上的灰尘，在内兜掏出一块雪白的手帕，擦净脸上的泪痕和手上的灰尘。从腰带上解下一串闪着亮光的钥匙，打开柳条箱，拿出来一条香烟和用彩纸包着的一大包花糖。看到这两样东西，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三爷爷对身边的黑顺子说：“你分吧。”

得此美差，喜得黑顺子的黑脸都红了，他边接东西边说：“好哇！烟嘛，咱得分，因为男的抽烟女的不抽；糖嘛，可是人人都吃的，”他又故意拉长声音说，“我就——不分了。”

听到他说不分糖，有人“啊”了一声，还有人已经瞪圆了眼睛。黑顺子接着说：“别急呀，我还没说完呢。我把糖撒在院里让大家去抢，抢两块记住千万别再给旁人，自己吃一块留一块下次解馋，抢一块的赶紧吃，吃进肚子里才是自己的，若是一不留神被别人从手里夺走你就白瞪眼了，抢不着的怨手慢。还有一条，吃完糖留着糖纸，回家贴在炕头上，什么时候馋了就去舔一下。”

有人早已听得不耐烦了，说：“你咋这么多废话呀，快撒糖啊！”

很多人长这么大还没吃过这么好的糖，都急坏了，人群中一片嚷嚷声：“快，快撒呀！”听到说去院里撒糖，原来向屋里挤的人们又转身向院里拥去。黑顺子双手举着糖包来到院中央，一扬胳膊，“哗”，一群五颜六色的糖块像满天蝴蝶般向四周飞去。

“接住哇！”“快，抢啊！”“快，快！”“哎哟，踩我脚了！”

哈，哈，哈。嘻嘻嘻！

三奶奶给全村带来了无限喜悦。这比村里每一次娶媳妇都热闹。

黑顺子撕开香烟盒的最后一层包装，露出香烟顶端那些金黄的烟丝，香味转瞬弥漫房间，几个有烟瘾的男人不觉伸直脖子用力吸气。外号“烟油子”的天亮猛吸一口气说：“这烟，真香！这才叫烟呢。”

“你每天抽的不是烟啊。”黑顺子说。

天亮说：“要和这烟比呀，那烟连树叶子也不如，就是烂柴火。”

众人大笑。

这时三奶奶走到黑顺子面前说：“你刚才说女人不抽烟，我是女人，可我抽烟啊。”

在这个刚见面的城里人面前，黑顺子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笑着说：“嫂子你不是女人。”

“哦！”三奶奶并没生气，笑吟吟地看着黑顺子问“那我是啥人？”

“是神女。”黑顺子反应快，也笑着说，“嫂子就算是女人，也不是一般的女人，是两般的女人，比一般女人强一倍。”

三奶奶看这个人很会说话，不觉来了兴趣，她说：“看你黑不溜秋、胡子拉碴的准比三祥大吧，咋叫我嫂子呢？”

黑顺子见三奶奶主动和他说话，也来了精神，开始调侃说：“嫂子有所不知，我和三祥哥同年出生，他正月初一生人我腊月十九生人。黑不溜秋是生的，胡子拉碴是长的，叫你嫂子没错。”

“哟，那差十二天他就比你大整一年了啊！”三奶奶反应也快，听黑顺子报生日，立刻就算出来了。

“嫂子还有所不知，实际三祥哥比我大一年还多呢。”黑顺子一本正经地说。

“大一年多咋还同年出生呢？”三奶奶被黑顺子绕进去了。

“那年闰月。”黑顺子做了个鬼脸，一吐舌头乐了。

“你这人真逗。”三奶奶也乐了，她一时感到，乡下虽穷但不缺快乐。三奶奶余兴未尽又问了句：“凭你这口才应该去说书呀。”

黑顺子说：“是呀，当初我想和三祥哥一块拜立春为师，可他喜欢白脸，嫌我黑不溜秋、胡子拉碴的，没要。”

三奶奶听后哈哈大笑：“你十二岁就胡子拉碴的呀。”

“我不这么说，嫂子咋笑呢。”

三

晚上，众人散去，三爷爷问他母亲：“娘，今天全村的人差不多都来了，咋没见根子和寒子呢？”

没等张氏答话，周友旺抢着说：“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老倔头病重正咽气呢。”

“啥叫正咽气呀？”三奶奶问。

三爷爷也用疑惑的目光看着他爹。

“哎！”周友旺接着说，“是这俩孩子命不济，百年不遇的事竟让他们摊上。老倔头已经二十多天水米不沾了，前天发了个昏，根子忙叫人帮他们给老倔头穿寿衣，刚蹬上裤子他又活了。这又过三天了，今天早晨又没气了，根子又叫人忙着给老倔头穿完寿衣，抬到灵床子上，根子、寒子披上孝布，端起传盘就放了哭声：‘爷爷烧你那盘缠的呀’。不知是根子的嗓门大还是赶到十三点上了，老倔头的眼一下睁开了，听说连手里握的打狗鞭子都扔了，诈尸了！吓得女人们都往外跑，柱子媳妇让门槛绊了一脚，鼻子都摔破了。这不，下午光忙你们了，把他那边的事忘了。”

“啥叫诈尸呀？”三奶奶又问。

“就是死了又活了呗。”周友旺轻描淡写地说。

“根子不是亲的，担不得载货。”张氏说：“可他和寒子是挺孝顺的，端屎接尿地伺候了一年，临咽气又摊上这事。从接到你们回来的信后，他俩天天掰着手指头盼啊，等啊，根子说：‘这可好了，三哥回来我就有膀子了，遇事有个给我出主意的。’前天晚上寒子瞅了点空送来二十个鸡蛋和一大捆菠菜，明天你去看看吧。”

“说不定今天夜里老倔头就咽气呢。”周友旺说。

“属他快点咽气好，让他折腾得寒子都瘦了。”张氏说。

一夜没听见哭声，早上周友旺说：“老倔头今夜还没咽气呢。”

三爷爷和三奶奶也已起床，三奶奶今天换了一身短肥袖的衣裤，显得格外干净利索，三爷爷说：“你在家和咱娘做饭，我去根子家看看。”

三奶奶说：“不行！等我刷完牙和你一块去，看看诈尸是啥样子，虽然医书上有案例可没亲眼见过呢。天津卫这么大也没听说谁家诈尸，刚来到老家就碰上这种怪事，我怎能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张氏一听媳妇也要去，急了，大声说：“你可不能去！你是新媳妇见那事不吉利。”

听婆婆以命令式的口气和她说话，三奶奶更来劲了，她可不听这一套，冷笑一声说：“不吉利？啥吉利？谁家娶媳妇我去给人家当伴娘吉利，可得有哇。祥子，走！”

周友旺和张氏你看我，我看你，千瞪眼，一起瘫坐在炕沿上，无语。

三爷爷和三奶奶商量：“若不咱带着药箱去吧，万一用得着呢？”

“行！若真是那样，咱就按书上说的干，也算帮帮根子和寒子。”三奶奶说。

“你不害怕呀？”三爷爷说。

“不就是个将死的人吗，怕啥，何况还有你在身边呢。”说完就挽着三爷爷的胳膊，疾步向村东头根子家走去。

根子家街门大开，他二人刚迈进门槛，根子和几个堂兄弟已从偏房里迎了出来，根子一把抓住三爷爷的手说：“三哥，你可回来了，我爷爷他……”说着已流下泪来。一眼又看见站在面前的三奶奶，忙说：“这是嫂子吧，你咋也来了？”

三爷爷说：“别的话先不说，倔爷爷怎么样了？”

根子一指堂屋门说：“还没咽气呢，夜里听到有动静，我和二哥进去看过，是帽子掉到了地上，估计是头动过。”

三爷爷说：“咱乡下人不懂，这在医学上叫‘气厥’，其实倔爷爷的灵魂已经不在。”

二哥冯柱子说：“对呀，人们说这是野鬼的魂来附体，只是没有胆大的人能降住它。”

三奶奶说：“那是迷信的说法，主要是他身体里还残存着一股邪气没散发出来。”

根子说：“三哥，你在城里见的事多，若有办法快救救我爷爷吧，看着老人家受这种罪我心疼啊。”根子说着又流下泪来。

“有！”三爷爷很坚定地说，“有白酒吗？”

“有。”根子说。

这时三奶奶很自然地和三爷爷交流了个眼神，三爷爷已明白，是妻子想露一手了。是呀，想在一个新地方打开局面，必须第一炮打响，上天给了这个机会，那就让妻子去展示吧。他对根子说：“别看我揽下这个‘瓷器活’，其实‘金刚钻’在你嫂子手里呢，听她安排。”

听了三爷爷这番话，众人都用惊异的目光看着三奶奶。

这时，寒子也从另一间屋跑过来，对三奶奶说：“三哥在信上早就说过，你是个‘奇人’，肯定有大本事，用我给你打下手吗？”

三奶奶抬眼一看寒子，心里已明白她是谁，莞尔一笑说：“先热上一壶白酒，烧到滚开备用，必须用带把手的锡壶。”

冯柱子去烫酒。

三爷爷陪同三奶奶走进偏房，打开提来的药箱，拿出一个牛皮纸袋，又从纸袋里拿出两副透明的薄如蝉翼的手套，递给三爷爷一副；又拿出一个牛皮纸袋，里边是两个雪白的口罩，也分给三爷爷一个戴好，口罩很大，从眼睛往下全部捂了个严严实实。一切准备停当，三爷爷对根子说：“走，去看看老人家。”

根子刚推开门，三爷爷和三奶奶抢先一步迈了进去，离门口一步之遥就是灵床子，上边仰身躺着冯老倔：黑缎子六角疙瘩帽掉在屋地上的谷秸上，皱巴成老枣树皮似的面孔灰黄粗糙，紧闭的双目深陷；大而挺拔的鹰钩鼻子就像是泥捏或木雕后特意放在那里一样，跟消瘦的双颊很不协调；因为没有了牙齿，双唇早已瘪进了口腔，尖尖的下巴往上翘着，上边还有一撮白胡子。面目虽不算狰狞，但特吓人。大家都为三奶奶捏一把汗，一个城里人哪见过这场面，寒子紧紧地拉着三奶奶的衣襟，意在给她壮胆。这时根子说了句：“三嫂，若不你回去吧？”

三奶奶好像没听见似的，一步就迈到灵床子跟前，弯腰拾起老倔头掉在地上的帽子，左手一托老倔头的脖子，右手顺势把帽子扣在那光溜溜的脑袋上，接着把手放在老倔头的鼻子下试了试说：“还有点气。”她看了一眼三爷爷，意思是“开始行动吧”。

三爷爷说：“柱子哥，拿酒！”

冯柱子赶紧端着锡酒壶过来，三爷爷示意他把酒壶放在灵床子角上。

三奶奶迅疾用右手抓紧那有些烫手的酒壶把手，左手用劲捏住老倔头的鼻翼，三爷爷用劲按着老倔头的下巴，老倔头那没牙的大嘴已被掰开。说时迟，那时快，三奶奶“哗”就把一壶滚烫的白酒灌进老倔头的口腔，顺着一股白烟的升起，三奶奶说：“老人家升天了。”

所有在场的人全都目瞪口呆，包括表面镇静内心紧张的老三爷。

这一连串的动作太麻利了，连一分钟也没有，而且做得那么得心应手，就像一个人平常吃饭时拿起筷子夹根萝卜条那样自然熟练。

冯柱子拍了下大腿说：“哎呀，奇人。”

三奶奶勇降丧尸的故事不脛而走，而且越传越神，最后竟演绎成多种版本。这一下不但镇住了周家营子的人们，连四里八乡也都震惊了，都知道了周家营子的周三祥从天津卫带来一个“奇人。”